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亚森·罗苹的财富

Les milliards d'Arsène Lupin

杰里科王子

Le Prince de Jéricho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张颖绮 译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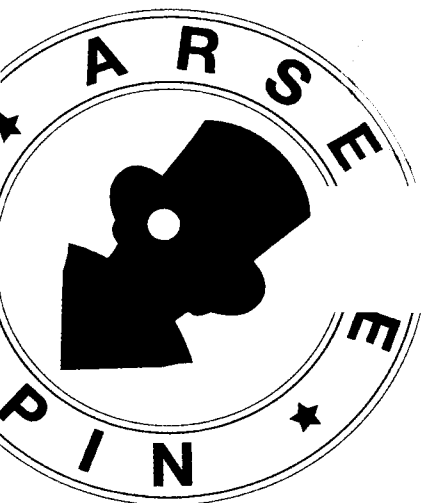
亚森·罗苹的财富

Yasen Luoping de Caifu

杰里科王子

Jielike Wangzi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张颖绮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亚森·罗苹的财富·杰里科王子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张颖绮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
社, 2011. 11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20)
ISBN 978-7-5336-6407-7

I. ①亚… II. ①卢… ②张… III. 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 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5809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 亚森·罗苹的财富 杰里科王子 作者 :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 张颖绮

出 版 人 :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 : 吴 凯
责任编辑 : 徐家莉 特约编辑 : 董 莹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9.5 字 数 : 12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07-7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亚森·罗苹的财富

1. 葆拉·西宁	3
2. 十一人的集会	18
3. 奥图王子	38
4. 黑手党	49
5. 罗朵夫王子	66
6. 黑手党的报复	73
7. 睡美人	81
8. 再次搏斗	88
9. 保险柜	103
10. 求救信号	109
11. 婚礼	122

杰里科王子

第一部 观景台

1. 地中海之王	135
2. 失忆的男人	147
3. 几样奇迹	153
4. 哨声	162
5. 突袭	171

第二部 希腊神殿

1. 娜塔潜逃	181
2. 俘虏	188
3. 帕丝卡拉的告白	195
4. 过去的倒影	201
5. 玛诺尔森先生之死	207

第三部 六月十四日

1. 佛维想碰碰运气	219
2. 这一个	229
3. 攻与守	239
4. 真相的阴影	247
5. 真相	254

第四部 普尼堡

1. 等待的未婚妻	265
2. 埋伏	272
3. 首领	280
4. 我杀过人吗	287
5. 娜塔,再见	293

亚森·罗苹的财富

张颖绮 译



1. 葆拉·西宁

这一天傍晚,美国最大的犯罪学报纸《警察先锋报》总编辑兼社长詹姆斯·麦克·阿尔米,走进编辑室。在几名同事的围观下,他发表了对昨夜凶案的看法,但还只是臆测而已。三名孩童遇害,这是一桩惨绝人寰的案子。舆论一片哗然,立即称之为三胞胎命案。

阿尔米花了几分钟高谈对孩童遇害,特别是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接着转身对也是听众的秘书派翠西亚·强斯顿说:

“派翠西亚,现在是发信时间,信都打好准备让我签名了是吗?我们到办公室去。”

“先生,准备好了。可是……”

她停下了,不寻常的声音让她竖起耳朵,她继续说:

“阿尔米先生,您办公室里有人!”

这位总编辑耸耸肩。

“我办公室里有人?绝不可能!通往候客室的门是锁上的。”

“先生,您专用的出入口呢?”

阿尔米一边露出微笑,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瞧,我随身带着钥匙。派翠西亚,是你幻听吧……走吧,工作去。费勒德!真抱歉,让你久等了!”

他亲热地揽住一名助理的肩膀。这位费勒德不是编辑,而是阿尔米的朋友,几乎每天都来报社找他。



费勒德说：“阿尔米，你慢慢来，我不着急，我晓得发信时间的意思。”

阿尔米说：“走吧，各位！明天见了。尽可能挖出相关数据和事实真相！”

他点头告辞，走出编辑室，他的秘书和费勒德跟在后面。他们穿过走廊，阿尔米打开总编辑办公室大门。

装饰典雅的宽敞房间里空无一人。

“派翠西亚，你瞧，房里没半个人影。”

“没错。可是先生您请看，刚刚紧闭的这扇门现在是开着的。”她说。

她指指通往隔壁小房间的门，保险柜就在那间房里。

“派翠西亚，从保险柜到秘密出口之间，得走过二百米长的走道、楼梯，经过十三道门和五道上锁的铁门。我偶尔会走这条路，所以我晓得，没有人会利用这条通道出入。”

派翠西亚陷入了思索，脸上的两道细眉微蹙。她正值青春年华，身材修长，匀称优美，身子柔软，显然，她常常运动。她不是典型的美女，脸孔稍有点儿短，未施脂粉，透亮无瑕的脸庞配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大嘴和红润珠唇，白亮的牙齿，宽阔的前额，金黄、铜色相混的如云秀发下，灰绿的眼眸和长睫毛散发出难以比拟的魅力。派翠西亚一板起面孔，即有深沉神秘的魅力；她开心的时候，又如孩童般甜美；她活力充沛，天性乐观，热爱生活；她善良真挚，言出必行；她和蔼可亲，能和众人打成一片；她拥有自信，让人乐于与她为友，并轻易爱上她。

跟在阿尔米身边，她渐渐养成习惯，以至于条件反射似的打量



四周一眼,确定房内一切都是安全的。

但有件事让她吓了一跳。

桌上的记事簿有铅笔字迹,她读出第一个字是个名字:葆拉,第二个字是姓:西宁。“葆拉·西宁”,是个女人的名字。

派翠西亚深知阿尔米私生活十分严谨,抱持严格的道德标准,她不认为他有情妇。这样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里写她的名字,更是不可能。

那么,葆拉·西宁这名字有何意义?

阿尔米瞧着她,露出微笑:

“派翠西亚,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你的法眼。这是一本法国小说的书名,一个译者今天才带给我看,我看得津津有味呢。‘葆拉·西宁’是女主角的名字。法文原名更让人胆战心惊:《道德沦丧的葆拉》。”

派翠西亚感觉阿尔米的解释不够让人信服,可是她还能再问下去吗?

此时,电灯突然熄灭了,打断了她的思绪,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先生,我来就好。应该是保险丝烧断了,我知道怎么修。”派翠西亚说。

她匆忙走出房门,来到四楼的总编专用楼梯间。一楼的灯还亮着,让四周略有微光。派翠西亚从杂物间拿出折叠梯,打开它,靠在墙上。她爬上楼梯,好像听到黑暗中有轻微的声音,她突然陷入恐慌。

“那个人”就在那里,她肯定。“那个人”就躲在半明半暗处等待,就像虎视眈眈的猛兽。



那是个神秘可疑的危险人物。她从未见过他，可是知道他的存在。她晓得这人是阿尔米先生的特别助理，从未现身过的助理，同时也是警卫、间谍、管家，担负所有神秘任务的谜一样的男人。他阴险狡猾，令人无法摸透。派翠西亚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这个男人的存在，他对她的覬覦，令她担心。虽然她勇气十足，也不免被他吓坏了。

她站在梯子上，心惊胆战，竖耳倾听。又没有声音了！她应该是搞错了。她压抑住不安的情绪，挤出微笑，开始工作。

她拆掉烧坏的保险丝，换上新的，大功告成啦！灯又亮起来，透过灯泡已磨损的玻璃罩发出光来。

一场突袭开始了！埋伏在暗处的人突然出现在派翠西亚脚下，他的双手抓住派翠西亚的膝盖。她在梯子上摇晃了一下，差点儿吓昏过去，却无法叫出声，滑倒在一个陌生人的臂弯里。他抱着她倒在地板上。派翠西亚一语不发，一动也不敢动。

派翠西亚发现对方很高，力气惊人。她当下就想挣脱，但徒劳无功，男人紧抓住她不放，让她不得不放弃抵抗。

男人抓着她，低语道：

“派翠西亚，别反抗了，没用的，也别叫出声！阿尔米先生会听见，他看到我抱着你会怎么说？他以为我们在交往呢！其实他这么想也没错——我和你这么相配。我们都想满足自己的野心，尽快得到金钱和权力。不过，派翠西亚，你在浪费时间。当阿尔米儿子的情妇对你没多大用，那家伙只是个窝囊废。至于阿尔米嘛，也比他儿子强不了多少。说到阿尔米，他正和他的蠢朋友费勒德筹划了不得的事。他们在自寻死路。派翠西亚，假如我们两个合作，



不到六个月,《警察先锋报》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从中捞很大一笔钱!客户、广告收入,八卦丑闻,权钱交易……什么都有,只要懂得好好利用就好。我有这个本事!派翠西亚,老实跟你说,我深爱你。这是我的力量源泉,也是我的弱点。帮助我成为主宰,无所不能的主宰吧!我们一起犯案一起享受胜利!我们两人合力就能拥有全世界!你明白我的话,对不对?你愿意接受吗?”

她心慌意乱:“放开我!放开我!我们晚一会儿再谈,不然会被人撞见!”

“好吧,给我一个证明,证明你同意接受。亲我一下,我就放开你。”

派翠西亚六神无主。男人身上有酒味,凑过来的脸也是面露狰狞。他的唇吻上她的脖颈与面颊,试着要攫取她的唇,她挣扎着别开头。他依旧对她耳语:

“派翠西亚,我爱你,你明白吗?我的爱能让我们的合作更有力。两个阿尔米都是窝囊废,都是蠢蛋。我会满足你所有的梦想,我会全力以赴,超越你的期待!我的智慧、毅力和活力,无人能匹敌。派翠西亚,你在听,你心慌意乱,你要屈服了……”

他说得没错。尽管她心生嫌恶,却还是惶然不安,有种奇怪的晕眩感,仿佛会将她引向最可怕的结局。

男人低声冷笑。

“派翠西亚,你就答应吧。你抗拒不了的,你已如临深渊。亲爱的,并非你的女人身份让你臣服,所有的人碰到我都要内心错乱,惶然不安。我的意志力能主宰一切,超越一切破坏和阻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吗?承认吧,别害怕。我不是坏人,虽



然我的同事和敌人都叫我狂人，无情汉！哦，不，我没有朋友。”

派翠西亚不知所措。谁来救救她？

勒紧她的双手突然放松，狂人痛苦地喘了一声。

“怎么回事？你是谁？”他痛苦地呻吟。

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说道：

“一位绅士，费勒德的司机，也是他的朋友。我开车送他去长岛，去亲戚家用餐、过夜。你明白了吗？我经过这里，听到你们的对话。狂人啊，你说得很好。只是你自以为无所不能，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说得没错。”对方嘀咕一声。

“不，你有主人。”

“我？我有主人？他是谁？只有亚森·罗苹才够格当我的主人。你不会正是亚森·罗苹吧？”

“问话的人是我，我从不回答问题。”

对方思索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已变了调：

“随便！我知道他人现在在纽约，和阿尔米、费勒德、报社的人不知在秘密策划些什么。这扭转手臂的功夫，也是他的拿手本事，壮汉接到这一招都要臣服。所以说，你是亚森·罗苹啰？”

“别管那么多了。不管我是不是，我都是你的主人，你要乖乖听命于我。”

“我听命于你？你疯了不成？不管你是不是罗苹，我的事都和你没关系。费勒德现在人在阿尔米的办公室。你去找他吧，别烦我！”

“你先放开这女人。”

“不行！”



一只手又袭向派翠西亚。

“唉，既然你不听，那就算你倒霉了，我只好再次出手了。”

狂人发出非常痛苦的呻吟，就像有人正在取他性命一般。他松开双臂，像脱臼的木偶跪倒在地。

派翠西亚的神秘恩人扶她站起来。她靠在他身上，喘着气，全身打颤着说到：

“您要小心，这个人很危险！”

“您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从没见过他。不过他一直在跟踪我，我怕他！”

“您再遇到危险，就叫我来吧！我就在您附近，可以随时助您一臂之力。我送您这个小银哨，您只要一吹，再远的地方我都听得见。您如果碰到危险，就不停地吹哨子，我会过来帮您。您也要留意这家伙。他比谁都坏。我应该尽快把他送给警方。不过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大错特错啦！”

他弯下高大灵活的身子，俊美的脸上露出微笑，非常绅士地亲吻派翠西亚的手。

“您真的是亚森·罗苹吗？”她低声问，想看清他的五官。

“您不在乎吧！您不想接受他的保护吗？”

“愿意，我只是想知道……”

“没必要的好奇心。”

她没有坚持，走回办公室，为自己耽搁这么久而道歉。她说自己刚才不舒服。

阿尔米关切地问：“好点儿了吗？应该没有大碍，你的脸色



还好。”

他叹了口气，又说：

“我们可以谈一下，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派翠西亚听到这么友善而真切的话语，也就摆脱不安，恢复了平静和镇定。她顺阿尔米之意，坐到扶手椅上，盯着他，等待他要说的话。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开口说：

“派翠西亚，你进报社已经十年了，做过各种职务。你晓得我五年前为什么挑选你当秘书吗？”

“您认为我可以胜任吧。”

“当然。可是你不是唯一一个胜任者，还有别的原因。”

“可以告诉我吗？”

“第一点，你很美。我喜欢美人儿。我在费勒德面前直言不讳，请别介意，我和他之间没有秘密。另外，你的生活中经历过不幸。我的儿子亨利利用你的困境，与你亲近起来。你那时很年轻，孤单一人，无依无靠。他答应要娶你。你不懂得拒绝，他引诱你成功。接着他抛弃你，以为给你一笔钱就能补偿。你拒绝了他的钱。后来他娶了有钱、家世好的女孩儿。”

派翠西亚满脸通红，将脸埋在双手中，喃喃地说：

“阿尔米先生，请您别再说了。我犯下的这个错让我太羞愧！我应该去自杀的！”

“就因为一个小混蛋玩弄了你，你就去自杀？”

“别这样说您儿子，我求您。”

“你还爱着他？”

“不。可是我原谅他了。”



阿尔米突然反应激烈。

“但我没原谅他！那是我儿子的错！所以我才雇你当秘书！”

“您认为这样就可以补偿我？”

“对。”

派翠西亚抬起头，看着他。

“如果我知情，当时我就会拒绝您，就像我拒绝拿那笔钱一样。”她语带苦涩和后悔地说。

“那你怎么过日子？”

“就像以前一样，工作赚钱。白天去工作，清晨和晚上去别家打工。只要身强体壮，勇气十足，就活得下去！这是上帝的恩赐！”

阿尔米皱眉。

“你很傲慢。”

“没错，非常傲慢。”

“也很有野心。”

“对。”她声音平静。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报社总编又开口了：

“我刚刚在桌上看到你写的报道，写的是三胞胎血案。”

派翠西亚变了脸色，语调也变了。她就像初出茅庐的新手，急于知道上司对她的意见。

“您已经看到了？”

“是。”

“可以采用吗？”

他没正面回答她。

“你推断的动机和凶手，也许是正确的，总之你的论点很合逻辑。”